

日知錄

卷八
第二
冊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

原注董氏

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

尚有相同者

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

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惠氏曰詩疏馳謂走馬是屬乘車非單騎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

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

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

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

王應麟

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騎二千則單騎不始于六國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畱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

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駟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

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羸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

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騾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汝
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即鼠屬所謂鼯鼠而郭氏兩釋之則
此為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
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為驢鼠
蓋即其類也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

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騊駼為獻

原注驢父馬母曰驢馬父驢母

日騊駼

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騊駼汝成案說文騊駼馬父驢子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

兩白驪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駼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駼騊是以為貴重難得之物

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騊橐駝蛩蛩驪駼驪驢羸王褒

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

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

其名始見

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駟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駝

劉向九歎卻騏驎以轉運兮騰驢羸以馳逐揚雄反離騷
騁驊騮以曲躋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

也嘗考

驢

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

而貴幸

原注續漢書五行志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

相放效

至乘輜輶以爲騎

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

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

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羸驢駃騠銜尾入

塞驪奚驪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僂佞驅騾驢馭宛

馬鞭馱騶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羸匈奴傳其奇畜則橐

駝驢羸馱騶駼驢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

耗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

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爲名者魏書鐵弗
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
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
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
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
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
也

木罌鉢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瓠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

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白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阮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

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蘇松
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
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之要害三曰新港卽三江
口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
艘于此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
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
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陳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
已而至于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
天津東向遼海鎮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
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鳴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
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
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
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
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
嵩萊陽鼇山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
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泥沙泥入
海則沈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沈
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
特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閩船則底圓加以龍
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破碎更兼江浙海潮外
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爲
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隨溜擱靡不爲壞是以海船往

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
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
灣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鎖鑰長
江沙坂急潮其概相似而崇明上鎮長江下扼吳淞東有
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
興之乍浦錢塘之鼇子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海雖沿海
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爲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
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
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畱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
山爲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
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
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普陀直東之外
山而洛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糧
且與盡山南北爲犄角山腳水深非可寄泊伺劫洋船回糧
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弔邦亦
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波郡屬自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
下內有佛頭桃渚崧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蟹壳石
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
温州瑞安金鄉蒲門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有
三盤鳳皇北岵南岵而至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
溫台內外海逕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

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菱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
關大嶺小嶺閩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
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
爲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
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
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日
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畱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
坵猶浙之南岷北北岷積穀弔邦非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
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獺窟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
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
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鰲古雷銅山懸鍾
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
島三十有六而要至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
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
溝白洋皆可暫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
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
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擢至南有大嶼花嶼貓
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爲臺灣北
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
山延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
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箐野番類聚
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

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艍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鮐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漳福建頭大嶺山小嶺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船舫海船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槽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爲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其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

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峨船澳馬鞍
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
小放雞吳川外有礪州下鄰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
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礪州暗礁沙難以悉載非深
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
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海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
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
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
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
東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沈沙難以名載自
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相通逕者
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
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
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
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
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
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
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
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
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
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
沿海惟澄邁之馬袅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

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曰粵東山脈海澨蜚貉雜處爲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朝痛加勦戮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逮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爲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弊無地不然泊乎光纘旣亡羣盜無主爭爲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賊極多不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皆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洋熟若門庭波濤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獲兵來則連幫抗拒莫之敢撓我師轉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

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眾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險阻扼也必其船傷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回帆收港故其殄滅最難非大加振作未易即平章自效力四年三次出洋親冒矢石于風濤之壯厲危險海道之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苦才否竊知大畧謹撮爲籌辦海匪事宜若干條以備采擇一戰船宜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尙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需索匠人遂罷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稟請驗看合式卽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工最爲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得而盡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真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舟師相從兩月見各船日夜戽水數百桶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憂沈溺覆亡之不暇安望獲賊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